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輯

龔鵬程 主編

第2冊

杜牧李商隱詠史七絕之比較研究

林佩誼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杜牧李商隱詠史七絕之比較研究／林佩誼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 100〕

目 2+254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輯；第 2 冊）

ISBN 978-986-254-575-1（精裝）

1.（唐）杜牧 2.（唐）李商隱 3. 唐詩 4. 詠史詩 5. 詩評
820.91 100015345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輯 第 二 冊

ISBN：978-986-254-575-1

杜牧李商隱詠史七絕之比較研究

作 者 林佩誼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第十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杜牧李商隱詠史七絕之比較研究

林佩誼 著

作者簡介

林佩誼，出生於嘉義，對故鄉並不熟悉，僅停留在童年模糊的記憶，閩南語仍有極大的進步空間，而儲存各種成長回憶的新北中和，是心中最懷念的地方，婚後定居於臺中豐原，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八八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國語文教學碩士班，目前服務於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深信每個人都可以更好，喜歡多方嘗試、學習，時時感謝生命中的每個貴人。

提 要

本論文共分六章，首章「緒論」論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方法與步驟及前人研究成果之回顧。第二章「從詠史詩到晚唐的詠史七絕」，由詠史詩之定義及淵源落筆，論述從漢代、魏晉南北朝直到唐代各期詠史詩的發展，分析詠史詩在內容意旨、詩歌體式及寫作手法上的推演，最後以晚唐的詠史七絕為重心，說明晚唐的時代背景及文學背景，由盛唐杜甫的議論入詩、中唐的論史之風等影響落筆，以及七絕用於詠史的特殊性，以見造成晚唐詠史七絕興盛的各方力量。第三章「杜牧李商隱生平簡介」，主要依循「外緣」途徑，著重於杜牧、李商隱兩人的生平，透過其家世背景、成長過程、履歷遭際及各階段詠史詩的創作情況，加強作者生平歷程與作品間的聯繫，從而洞見時代脈動、個人遭遇對詩作的影響及其後詩歌風格之形成可能所受的內外因素；並就杜李之交遊及贈詩等互動，以見兩人相互間的關係與影響。第四章「杜李詠史七絕之題材及主題內容」及第五章「杜李詠史七絕之寫作手法及風格特色」，主要依循「內因」途徑，針對晚唐杜李兩人的詠史七絕作品加以剖析研究，進行比較。第四章從題材及主題內容兩個方向，分析杜李詠史七絕中題材及主題的偏好及取向，題材方面分為歷史人物（事）及地點遺跡兩方面加以說明，並依照詩作的主題內涵將兩人詠史七絕分為：詠懷型、評論型、懷古型等三類，以見兩人詠史之偏愛特長。第五章則將兩人詠史七絕所運用的寫作手法及形成的風格特色來作分析，藉由兩人各自特殊的筆法分析以突顯其作品特色；並將兩人詠史七絕的共同手法：翻案、情景交融、對比映襯、以小見大等相互比較，以見其筆法之運用同中有異，最後歸納杜李詠史七絕所形成的藝術風格，各具不同的詩風特色。第六章「結論」說明杜李詩歌對諸前人的繼承，而兩人詠史七絕同受詩聖杜甫的影響，分析兩人接受杜詩程度上的不同及原因，並藉由各史籍、詩話、文集及近人研究等對於兩人詠史七絕的評語，以歸納總結兩人詠史七絕之價值及對後代詠史的影響層面，最末探討後世對杜李重視程度不一的可能原因，文末分別附錄兩人生平年表、詠史詩繫年表及詠史七絕詩作，以便閱者參照。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5
一、研究範圍	5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9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11
一、書籍專著	11
二、相關之單篇論文	16
三、相關之學位論文	21
第二章 從詠史詩到晚唐的詠史七絕	27
第一節 詠史詩的定義與流變	27
一、詠史詩的定義	27
二、詠史詩的淵源及形成	34
第二節 魏晉至唐代詠史詩的發展	38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	38
二、唐朝時期	41
第三節 晚唐詠史七絕的形成	47
一、晚唐的時代背景	47
二、晚唐詠史七絕的盛行	55
第三章 杜牧李商隱生平簡介	69
第一節 杜牧生平簡介	69
一、家世及幼年	69
二、少年科第	71

三、八年幕府歲月	72
四、二任朝官、再寓宣揚二州	73
五、轉徙黃池陸三州	74
六、出知湖州到中書舍人	75
第二節 李商隱生平簡介	77
一、家世及幼年	77
二、艱辛求學	78
三、十年應舉	79
四、入王茂元幕到祕書省正字	81
五、飄泊的游幕生活	81
第三節 杜李兩人之贈詩	87
第四章 杜李詠史七絕之題材及主題內容	93
第一節 題材	93
一、杜牧	94
二、李商隱	97
第二節 主題內容	102
一、詠懷型	104
二、評論型	115
三、懷古型	140
第五章 杜李詠史七絕之寫作手法及風格特色	149
第一節 寫作手法	149
一、杜牧——多樣的表現方式	150
二、李商隱——比興寄託的使用	157
三、杜李之共同手法與比較	165
第二節 風格特色	184
一、杜牧	184
二、李商隱	190
第六章 結 論	201
第一節 對前人的承繼	201
第二節 對後世的影響	207
一、引領詠史七絕風潮，拓展詠史七絕題材	208
二、開啓議論詠史之門，推翻舊案以出奇制勝	211
第三節 抑杜揚李之探討	216
參考書目	221
附 錄	23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詩歌，在中國文學發展中淵遠流長，早在西周時期，《詩經》即揭開序幕，繼而有代表南方文化的《楚辭》，乃至漢代樂府、古體的形成，無論就詩的形式或內涵而言，歷經數千年的推衍變化及醞釀累積，詩歌發展至唐朝，臻至圓融成熟而大放異彩，故唐代可說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全盛期，且無論數量或內質，皆可歸屬登峰造極的階段。唐詩不僅吸收各體精華，且在內外因素的自然發展下，孕育出講究格律、富有形式之美的近體，內涵風格上也因大環境的中西文化之揉合，在兼容並蓄的社會風氣下，激盪出多元而豐富的火花。

而中國詩歌一向具有「言志」的傳統，所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註1〕透過精鍊的詩句，詩人得以抒發胸臆憂樂悲喜。在大唐整體自由開放的氛圍下，除了留有前朝詩風的痕跡，如：唐太宗時所形成的「上官體」，可視為魏晉宮體詩的餘風遺跡，不同內涵風格的詩派則愈加發展熟成，而具時代性的豐富題材及詩歌體式本身的演進，讓唐代詩人有更多的表現空間，如：蓬勃於盛唐的山水田園詩派，即在六朝陶潛隱逸詩作及大小謝自然詩風的基礎上，加以內化演變而產生不同的藝術價值；而晚唐末世則出現大量

〔註1〕《十三經注疏·詩經》〈周南〉（板橋：藝文印書館，1993），頁13。

的詠史詩作，以反映動盪不安的時代背景以及有志文士普遍的憂患心理，而晚唐大家杜牧與李商隱兩人心懷鴻志卻仕途偃蹇，皆有膾炙人口的詠史詩作，而迥異的詩風更各具千秋，並稱「小李杜」於晚唐詩壇綻放光芒。

關於詠史詩，有唐大詩豪——李白，曾在〈夜泊牛渚懷古〉〔註2〕一詩中，提及晉朝袁宏因吟詠已作〈詠史詩〉〔註3〕，時為鎮西將軍謝尚所聞，獲其賞識而聲名大噪，由此得見文士透過作品以抒發情志，甚而飛黃騰達的嚮往。詠史一體，雖非居於詩歌創作的主流，然其本源可上溯至先秦時期的《詩經》、《楚辭》，直到東漢班固首先以〈詠史〉為題，而魏晉以來更是不乏詩人投入詠史詩的創作而形成規模，而詠史詩的發展除了受中國以詩歌言志抒懷的傳統影響，也與中國人向來重視歷史的觀念有關，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註4〕以史為鑒即是希冀汲取前人教訓以自我警惕，而今人唐君毅則以為詠史詩「常能極老成練達、蒼勁典雅之致，為中國文學之獨造。」可謂「為中國文學之最富，而能表現中國人之情感之深厚者。」〔註5〕而認識詠史詩體之精深豐富的內涵及多樣的風格特色，進而瞭解詠史詩於各時代階段的發展，為本文研究目的之一；此外，於晚唐大盛的詠史七絕固然為後人所注目，但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註6〕

〔註2〕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卷181（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1850。

〔註3〕【東晉】袁宏：〈詠史詩〉其一：「周昌梗慨臣，辭達不為訥。汲黯社稷器，植梁喪天骨。陸賈慶解紛，時與酒構杌。婉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其二：「無名困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為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收於【清】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一（臺北：世界書局，1969），頁591。

〔註4〕【五代·後晉】劉昫等：《二十五史·唐書》卷71〈魏徵傳〉（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頁1244。

〔註5〕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345。

〔註6〕【清】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收於《清詩話》（【清】丁福保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未標頁碼。

為美學規範的七絕形式乃以含蓄不盡為最高境界，而晚唐詠史則以理性議論為主要內涵，乍看之下，詠史與七絕的結合似乎有其矛盾處，然晚唐詠史七絕的興盛及當代極具藝術價值的作品似乎證明兩者的衝突是可以化解的，故七絕形式與議論主題的衝突及解決之道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一。

而並稱「小李杜」的晚唐大家杜牧與李商隱詩風迥異，由清人劉熙載之言：「杜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綿邈。」〔註7〕可見一斑，而兩人皆有膾炙人口的詠史詩作，且在時風的影響及前人嘗試經驗的累積下，其詠史多以七言絕句的形式呈現，其中杜牧的詠史七絕甚至被譽為「二十八字史論」〔註8〕而「足以定千古是非」〔註9〕，頗具代表性。至於李商隱，一般人直覺的聯想，多落在他纏綿繚繞的唯美愛情詩，尤其寄寓深微的〈無題〉諸篇，令人印象深刻；但李氏現存六百餘首的詩作中，內容涉及愛情者有一一六首〔註10〕，約佔作品的六分之一，可見其詩並不僅侷限於艷詩一體，且就個人的思想內涵及詩歌的寫作技巧而言，其詠史作品中，則有較情詩更深切的表現〔註11〕，不容忽視。而清人管世銘嘗云：「杜紫微天才橫逸，有太白之風，而時出入於夢得。七言絕句一體，殆尤專長。」〔註12〕又言：「李義山用意深微，使事穩愜，直欲於前賢之外，另闢一奇。絕句秘藏，至是盡洩，後人更無可以展拓處也。」〔註13〕而葉燮亦評：「李

〔註7〕【清】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收於《清詩話續編》下（郭紹虞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頁2430。

〔註8〕【宋】許顥：《彥周詩話》，收於《宋詩話全編》冊2（吳文治主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1399。

〔註9〕【宋】真德秀：《真西山文集》，收於《宋詩話全編》冊8（吳文治主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7993。

〔註10〕楊柳：《李商隱評傳》（臺北：木鐸出版社，1985），頁394。

〔註11〕韓惠京：《李商隱詠史詩探微》（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頁3。

〔註12〕【清】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收於《清詩話續編》（郭紹虞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頁1562。

〔註13〕同上註，頁1563。

商隱七絕，寄託深而措辭婉，可空百代，無其匹也。」〔註14〕由上述前人對杜李的稱譽讚賞可知兩人七絕作品成就之高，而其詠史七絕作品頗具代表性；在中唐議論詩風的日益盛行影響下，晚唐詩歌雖同樣注重比興寄託，但由於詩中議論手法的增多，而基本上議論又含有詩人較多的理性判斷，故容易了解詩人的主觀企圖心，這與傳統感性的純粹抒情詩，可說有很大的不同〔註15〕，因此，透過兩人詠史七絕作品以探究瞭解詩人的性格及內心世界，以及作者與作品間的相互影響關係為研究動機之二。

然就目前相關的學術研究及著作資料數量〔註16〕來看，似乎存在著「輕杜重李」的現象，即所謂的「抑杜揚李」論〔註17〕，或甚而以為在文學成就乃至個人的歷史地位，李商隱要比杜牧更高些。而近人譚黎宗慕在彙整杜牧資料時，亦有所感：「有唐一代詩人，為作鄭箋者至夥，所謂『五百注韓千注杜』者此也。反觀注樊川詩者，只有馮集梧一家，而《樊川文集》更註者無人。」〔註18〕然晚唐杜李兩人並稱，而杜牧竟未受後人齊等重視，必有其緣故，試圖發現可能的原因則為研究動機之三。

所謂文如其人，同樣處於晚唐大時代背景下的杜牧與李商隱，皆懷經邦濟世之志，但因個人性格及生平遭逢等背景的不同，造成兩人

〔註14〕【清】葉燮：《原詩》，收於《清詩話》（【清】丁福保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頁610。

〔註15〕潘志宏：《晚唐三家詠史詩研究》（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頁22。

〔註16〕以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為例，分別以「杜牧」及「李商隱」為論文名稱及關鍵詞以檢索，相關論文篇數分別為17及27篇，其中有3篇相同。另在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系統，分別以「杜牧」及「李商隱」為關鍵詞查詢，相關著作書籍及論文數量分別為67及119筆，李商隱的相關研究多於杜牧，可見一斑。

〔註17〕李子遲於〈雙子星座：杜牧與李商隱〉一文中所提及，收於《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2），頁126。

〔註18〕譚黎宗慕：《杜牧研究資料彙編·前言》（板橋：藝文印書館，1972），頁2~3。

的詠史詩作風格不同，各有所長，別具千秋。而本文即以晚唐代表詩人——小李杜為研究對象，聚焦於他們頗具個人特色的詠史七絕作品，透過對兩人詠史七絕的認識，除了瞭解詠史詩發展至晚唐的過程及變化，兩人優秀作品中不失詠史與七絕完美平衡的特殊寫作手法之比較，以及詠史七絕創作與其性格、生命歷程的相互關係外，進而發現兩人在藝術表現上各自不同的風格特色，而對後世的影響以及在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等皆為研究目的。此外，更希冀藉此研究能增進一些自我認知，而能在認清反省本身的不足之餘，努力充實學識涵養，而對中國歷史及文學有更深入的瞭解，進而增進對中國古典詩歌的觀照與鑑賞能力，或能在前輩的研究基礎上千慮一得。

第二節 研究範圍、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範圍

（一）杜牧

關於杜牧的作品，本文以四部叢刊景印明翻宋刊本《樊川文集》〔註19〕為準，此書由其甥裴延翰所編輯整理，共二十卷，其中所收錄詩文共計450篇。根據裴延翰於〈序〉中所言，唐宣宗大中六年（西元852）冬，杜牧重病稍癒後，「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才屬留者十二三。」〔註20〕所幸裴氏平日即保藏不少杜牧所寄贈的詩稿，故「比較焚外，十多七八。」〔註21〕而杜牧生平所作之詩、賦、傳、錄等才得以存留，由此可知集中所錄來源可靠，可信度高；其後並附有宋人補遺之作：《外集》、《別集》等。

此亦斟酌參考其他注本，如：宋人所注的《樊川文集夾注》〔註22〕

〔註19〕【唐】杜牧：《樊川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註20〕同上註，頁1。

〔註21〕同上註。

〔註22〕【唐】杜牧著，宋人注：《樊川詩集夾注》（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7）

及清人馮集梧的《樊川詩集注》〔註 23〕等。後者取《樊川文集》卷一至卷四的詩歌部分，爲之注解，其中還包括馮氏所增編的《樊川詩補遺》、宋人田槩所編的《樊川別集》（前有田槩〈序〉）、《樊川外集》及《樊川集遺收詩補錄》等，最末則有繆鉞的〈杜牧卒年考〉及杜牧詩評述彙編；內容詳盡，極具研究參考價值。至於《樊川文集夾注》一書，現存版本爲明正統五年朝鮮全羅道的錦山刻本，特別之處在於：除了爲《樊川文集》前四卷詩作注外，也爲卷一之〈阿房宮賦〉、〈望故園賦〉及〈晚晴賦〉作注，且爲《樊川外集》作了夾注；加上此書爲宋代所作，所引之典籍資料，如《十道志》、《春秋後語》、《廣志》等，爲清人馮氏所未見，故爲研究杜牧之重要參考資料。

《樊川文集》卷一至卷四共錄 254 首詩，《別集》由田槩收錄 60 首詩，《外集》則有 126 首，加上《樊川詩補遺》的 15 首及《樊川集遺收詩補錄》的 56 首，合計共有 511 首。至於詠史詩部份，乃根據詩之內容意旨加以研判，以爲杜牧詩作可歸爲詠史者共 39 首〔註 24〕，而其中 23 首爲七絕，後者即爲此研究之主要文本，以下依《樊川文集》之篇目編列如下：〈過魏文貞公宅〉、〈過勤政樓〉、〈過華清宮絕句三首〉、〈登樂游原〉、〈春申君〉、〈江南懷古〉、〈江南春絕句〉、〈蘭溪〉、〈赤壁〉、〈雲夢澤〉、〈泊秦淮〉、〈題桃花夫人廟〉、〈題

〔註 23〕【唐】杜牧著，【清】馮集梧注：《樊川詩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註 24〕由於前人學者對於詠史詩的定義標準不一，主觀認定的詠史詩數目也不同，故而有所出入，如：廖振富在《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一文中以爲杜牧的詠史詩有 18 首，而七絕有 12 首；潘志宏的《晚唐三家詠史詩研究》則認爲有 27 首，而其中 15 首爲七絕；賴玉樹的《晚唐五代詠史詩之美學意識》以爲杜牧有 37 首詠史詩，其中七絕有 23 首；周宜梅的《杜牧詠史詩研究》則共有 40 首，其中 24 首爲七絕，而本文對詠史義界較爲寬廣而較接近賴氏、周氏所定義者，故數量上也較爲相近，而本文所研究的杜牧詠史七絕與賴氏相同者有 21 首，與周氏相同者有 22 首，而其中與周氏重疊性高，而依據本文對詠史詩的定義，以爲〈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爲懷古詩，而〈斑竹筒簾〉爲詠物詩故而不列入，並列入〈青塚〉一詩。

烏江亭〉、〈題橫江館〉、〈汴河懷古〉、〈題木蘭廟〉、〈題商山四皓廟一絕〉、〈邊上聞胡笳三首〉其一、〈金谷園〉、〈青塚〉及〈隋宮春〉等，可參見附錄（四）：杜牧詠史七絕詩作。

（二）李商隱

李商隱的詩、文著作計有：《樊南文集》甲、乙集〔註25〕，各二十卷、《玉谿生詩》〔註26〕三卷、賦一卷、文一卷、及雜纂一卷，並傳於世。由於其詩「用意深微，使事穩愜。」〔註27〕加上典故的大量使用、精心的構思等因素，形成「寄托深而措辭婉」〔註28〕的風格特徵，故金人元好問在〈論詩絕句〉三十首中有：「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註29〕說明李詩隱微晦澀之特色。

因此，明清以來為李商隱詩集作注者眾，如具開創之功的朱鶴

〔註25〕《樊南文集》甲集編於唐宣宗大中元年（西元847）十月，李商隱在桂州鄭亞幕府任掌書記時，全集分為二十卷，收文四百三十二篇，名為《樊南四六》；乙集編於大中七年十一月，詩人在東川柳仲郢處任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時，亦分為二十卷，收文四百篇，名為《四六乙》。

〔註26〕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51《集部·別集類四》中所記：「李商隱詩舊有劉克、張文亮二家註本，後俱不傳，故元好問《論詩絕句》有『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之語（案西崑體乃宋楊億等摹擬商隱之詩，好問竟以商隱為西崑，殊為謬誤，謹附訂於此。）明末釋道源始為作註，王士禎《論詩絕句》所謂『獼猴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秋毛鄭功臣在，尚有彌天釋道安。』者，即為道源是註作也。然其書徵引雖繁，實冗雜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鶴齡刪取其什一，補輯其什九，以成此註。後來註商隱集者，如程夢星、姚培謙、馮浩諸家，大抵以鶴齡為藍本，而補正其闕誤。」故今所見最早的李詩完整注本，為清人朱鶴齡的《李義山詩集》三卷，具開創之功。

〔註27〕【清】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收於《清詩話續編》中（郭紹虞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頁1563。

〔註28〕【清】葉燮：《原詩》外篇下，收於《清詩話》（【清】丁福保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頁610。

〔註29〕【金】元好問：〈論詩三十首〉，收於《全金詩》卷123（薛瑞兆、郭明志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頁172。

齡〔註30〕，其後之吳喬〔註31〕、陸崑曾〔註32〕、姚培謙〔註33〕、屈復〔註34〕、程夢星〔註35〕、馮浩〔註36〕、紀昀〔註37〕、張爾田〔註38〕等人。而本文以成書較晚、注解較為詳盡的馮浩注本《玉谿生詩集箋注》為主，並參酌其他重要注本。馮浩注本中卷一及卷二為編年詩，各錄有159首及201首詩，卷三收錄不編年詩，共240首，加上補遺之作，合計共601首。書後則附有：〈補遺：詠三學山〉、《玉谿生詩詳註補》、《玉谿生詩箋註序》、《李義山詩文集箋註序》、《玉谿生詩箋註序》、《玉谿生詩箋註發凡》、《重校發凡》、《贈詩》、《詩話》、《史文》及《玉谿生年譜》、《年譜補》等。至於李商隱詠史詩部份，此則根據其詩作的內容意旨以研判，以為可歸為詠史者共76首，其中49首以七絕行之〔註39〕，即為本論文研究文本，依《玉谿生詩集箋注》之篇

〔註30〕【唐】李商隱著，【清】朱鶴齡箋注：《李義山詩集》三卷（臺北：學生書局，1979）其他尚有《李義山詩集補注》三卷及《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三卷集外詩》一卷、《附錄》一卷及由程夢星所刪補的《李義山詩集箋注》（臺北：廣文書局，1972）。

〔註31〕【唐】李商隱著，【清】吳喬選箋：《西崑發微》（臺北：廣文書局，1973）

〔註32〕【唐】李商隱著，【清】陸崑曾選箋：《李義山詩解》（臺北：學海書局，1986）

〔註33〕【唐】李商隱著，【清】姚培謙箋注：《李義山詩集箋注》（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10年讀書堂刊本，1739）

〔註34〕【唐】李商隱著，【清】屈復箋注：《玉谿生詩意》（臺北：正大印書館，1974），內容分為古今體，共八卷，同司馬貞《史記索隱》之例，刪繁就簡，屈錄朱注於詩後，又自為補注。

〔註35〕【清】程夢星：《李義山先生年譜》一卷之清稿本收於國家圖書館。

〔註36〕【唐】李商隱著，【清】馮浩注：《玉谿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馮浩另有《樊南文集詳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

〔註37〕【唐】李商隱著，【清】紀昀箋注：《玉谿生詩說》（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14年吳縣朱氏校刊本影印，1888）

〔註38〕【清】張爾田編：《玉谿生年譜會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其後附有《李義山詩辨正》（北京：中華書局，1963），為張氏手批李義山詩的輯錄本，為後人編纂而成。

〔註39〕方瑜於《李商隱的詠史詩》中指出其詠史七絕共有48首，但未細目列出，韓惠京的《李商隱詠史詩探微》則明列其67首詠史詩，其中七絕有48首：廖振富的《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以為李商隱的

目排列如下：〈海上〉、〈五松驛〉、〈漫成三首〉其一、〈四皓廟〉（羽翼殊勳）、〈景陽井〉、〈灞岸〉、〈漢宮詞〉、〈寄蜀客〉、〈漢宮〉、〈華嶽下題西王母廟〉、〈瑤池〉、〈過景陵〉、〈四皓廟〉（本爲留侯）、〈岳陽樓〉（漢水方城）、〈賈生〉、〈舊將軍〉、〈過楚宮〉、〈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譙秀〉、〈漫成五章〉其一、二、三、五、〈題漢祖廟〉、〈讀任彥昇碑〉、〈舊頓〉、〈齊宮詞〉、〈吳宮〉、〈華清宮〉（華清恩幸）、〈華清宮〉（朝元閣迴）、〈驪山有感〉、〈龍池〉、〈馬嵬二首〉其一、〈咸陽〉、〈東阿王〉、〈涉洛川〉、〈楚吟〉、〈夢澤〉、〈南朝〉（地險悠悠）、〈隋宮〉（乘興南遊）、〈詠史〉（北湖南埭）、〈過鄭廣文舊居〉、〈楚宮〉（十二峰前）、〈北齊二首〉、〈天津西望〉、〈華山題王母祠〉、〈過華清內廡門〉、〈王昭君〉、〈曼倩辭〉等，可參見附錄（五）：李商隱詠史七絕詩作。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篇論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採用縱向分析及橫向分析兩大途徑，而以杜牧、李商隱及其詠史七絕作品爲研究對象，進行「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研究，由於杜李兩人同爲晚唐大家，故其「共時性」的研究中依「外緣」與「內因」兩大途徑，以期瞭解兩人的詠史七絕作品，由於「外緣」與「內因」並非壁壘分明，而是可以相互影響，並共同牽引作品的走向，前者以歷史時代背景及詩人生平經歷爲主，目的在於瞭解作品所受的外在條件及影響因素，並從中分析作品成果在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意義與價值；後者則以作品本身爲重心，而從形式、主題內容及寫作手法等方向對創作進行剖析，以見詩作的整體結構、內涵美感及風格特色；而透過前人評者對其作的各種理解及評

詠史詩有 62 首，其中 42 首爲七絕；潘志宏的《晚唐三家詠史詩研究》則認爲有 70 首，七絕則有 49 首；賴玉樹的《晚唐五代詠史詩之美學意識》則有 72 首，其中七絕有 47 首；張家豪的《李商隱詠史詩解讀研究》則有 69 首詠史，其中七絕有 47 首；可見對詠史詩的定義不一，故所認爲的詠史詩數目也不同。

論，更可加強對文本的瞭解，以及作品中所欲表現的時代意義，進而比較兩人詠史七絕所呈現的不同風格面貌。

首章「緒論」論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方法與步驟及前人研究成果之回顧。第二章「從詠史詩到晚唐的詠史七絕」則以詠史詩體為主題，由其定義、淵源落筆，從而論述從漢代到魏晉南北朝的形成過程及各階段特質的轉變，接著分述唐代各期詠史詩的發展，而以初、盛、中及晚唐等四期為界，分析唐代詠史詩在內容意旨、詩歌體式及寫作手法上的推演，最後一節則以晚唐的詠史七絕為重心，先敘述說明晚唐的時代背景，再則為文學背景，由盛唐杜甫的議論入詩、中唐的論史之風等影響落筆，以及七絕用於詠史的特殊性，以見造成晚唐詠史七絕興盛的各方力量。第三章「杜牧李商隱生平簡介」則主要依循「外緣」途徑，著重於杜牧、李商隱兩人的生平，透過其家世背景、成長過程、履歷遭際及各階段詠史詩的創作情況，加強作者生平歷程與作品間的聯繫，從而洞見時代脈動、個人遭遇對詩作的影響及其後詩歌風格之形成可能所受的內外因素；最末則就杜李之交遊及贈詩等互動，以見兩人相互間的關係與影響。第四章「杜李詠史七絕之題材及主題內容」及第五章「杜李詠史七絕之寫作手法及風格特色」則主要依循「內因」途徑，針對晚唐杜李兩人的詠史七絕作品加以剖析研究，進而比較兩人詩作的不同之處。第四章從題材及主題內容兩個方向，分析杜李詠史七絕中題材及主題的偏好及取向，題材方面則分為歷史人物（事）及地點遺跡兩方面加以說明，其後並依照詩作的主題內涵將兩人詠史七絕分為：詠懷型、評論型、懷古型等三類，並舉詩作加以具體分析討論，以見兩人詠史之偏愛特長。而第五章則將兩人詠史七絕所運用的寫作手法及形成的風格特色來作分析，以清人張玉穀論左思〈詠史〉八首的四種筆法來論述杜牧的詠史七絕，而以比興寄託的具體表現手法來說明李商隱的詠史七絕，藉由兩人各自特殊的筆法以突顯其作品特色；此外，由於兩人詠史七絕皆使用翻案、情景交融、對比映襯、以小見大等相同手法，故於分述說